上完鍾老師的翻譯課,大多數的學員都感到「被釋放」了。

T100 共有十一位學員,除少數幾位以前受過翻譯訓練,多半是無師煉鋼,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帶了一堆困擾,難題來求助。

八月五日同學陸陸續續抵達營會,只見可愛的蘇老師,和優雅的陳老師招呼大家。晚餐時,一位步伐輕盈嬌小的女士捧著盤子姗姗而來,找了個清靜的位子坐下,不知誰通風報信,「那位就是翻譯課鍾老師!」馬上一陣大風吹,她那桌塞滿了人,涵喧幾句後,我們這些有備而來的學員立刻進入情況。

「鍾老師,翻譯的時候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應該···,還是···?」 鍾老師說,「可以!可以!可以!翻譯沒標準答案!上課時,我會講解。」

鍾老師的翻譯課理論操作並行,三天五堂課加上幾十題的練習題,不僅學到一些翻譯 基本概念與技巧,而且馬上練習。謝謝鍾老師犧牲休息,賞景,批閱我們的作業,在 下一堂課時,就能講解討論上一節課的習題,學員受益匪淺。

從前沒受過翻譯訓練的學員,都有個困擾 — 為了忠於原著,是否要一字一句翻 ? 像搬磚頭,將原文 呆板地轉換成譯文。鍾老師第一節課就告訴我們,在忠於原著內 容準確性前題下,可直譯或意譯,可刪,可加,可改。哇!大快人心,我們「被釋 放」了!

上半年,翻譯了一本小書有關如何從失去親人的哀痛中走出來,是我第一次的譯品,還好,尚未出版。營會回來,我幾乎重新翻譯一遍,截錄兩小段,比較一下翻譯課前後的譯文。

原文如下,

A woman whose college-age son was killed in an accident told me that six months later no one would say his name in her presence. It was driving her crazy because he was constantly on her mind—but she felt that no one would even acknowledge that he ever existed.

Then one day she was walking through a mall, feeling completely alone in the midst of hundreds of people, and she suddenly saw one of her son's friends from high school. They made eye contact and, instead of walking away, he came straight toward her. His first words were, "You know, I think about Jason all the time and miss him so much!" They sat down on a bench and for the next hour exchanged stories, tears, laughter, and

memories. It was the most healing hour she had spent in six months. She said she really felt this young man was an angel—sent by God right when she needed it most.

翻譯課前的譯文

一位母親上大學的兒子意外去世後的六個月內,親朋好友都不在她面前提她兒子的名子,怕她傷心。這樣的刻意避免,反讓她受不了,好像兒子沒有存在過,事實上,她時時刻刻想念她的兒子。

有一日她在購物中心逛,嬉嚷的人群中,她覺得特別孤單。她看見兒子的一位高中同學,當他們四目交接,他沒避開,向她走來。他對她說,「我常常想念杰森!」然後,他們坐在購物中心的長凳子上,談了一小時杰森生前的事,有令他們傷心的回憶,也有引他們大笑的趣事。這一小時是她喪子六個月來最療傷的時刻,她甚至覺得,這位杰森高中同學是她最須要時,上帝派來的天使。

被釋放後的譯文

杰森在上大學的時候,因意外事故去世。他母親的親友怕她難過,不在她面前提到杰森。六個月過去了,她雖然時時刻刻想念兒子,可是沒有人跟她說起杰森,她快受不了,好像杰森從未存在過。

一日,她獨自在購物中心逛,嘻嚷人潮中,她覺得非常孤寂。不遠處,忽然看到杰森一位高中同學,那位同學也看到她,沒避開,向她走來打招呼,跟她說,「我常想到杰森,很懷念他。」 然後,他們兩人坐在購物中心的長凳子上,有笑有淚地談杰森生前的事,談了一小時,這一小時給她帶來的安慰, 是六個月來從未有過的。她覺得這位高中同學是上帝派來的天使,當她最渴望與別人談兒子時,這年輕人出現,跟她一起思念杰森。

***** 後記

在我開始英翻中後,才發現自己不僅略懂英文,更是略懂中文,兩種語文大概都是八,九年級的程度,加上語文能力通常是表達比理解差,寫中文譯文是難上加難。在 創文網頁,唸了其他課同學的迴響,將山光海景心境寫地美美的,很是羨慕,謝謝大 家的分享。 也謝謝 LA 文字同工對我們外地學員的照顧,上帝祝福妳/你們的愛心與服事。